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七

論著

聖道四

尊儒

富春先生

司馬遷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爲六家大指以陰陽儒墨名法五者皆有所蔽獨謂道家黜聰明去健羨與世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班固病其然也故譏之曰先黃老而後六經洎乎著藝文志則又因七略之書增縱横雜農二家爲九流儒雖首之終不免齊書並列而又序其下曰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何謂遷既失之固亦未爲得也夫儒者叙人倫之大宗而世教之物名耳六經爲其書五常爲其行唐虞之所以帝夏商周之所以王故揚雄著法言以周公孔子爲真儒又世之知言者以孟軻之徒爲大儒豈誣也哉語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要有九流乎蓋周室既亂諸子乘時競起著

覈爲一論以徼當世之利焉故儒之所謂端拱無爲化而爲道家儒之所謂曆象日月化而爲陰陽家儒之所謂明教刑書化而爲法家儒之所謂必也正名化而爲名家儒之所謂勤已節用化而爲墨家儒之所謂專對四方化而爲縱橫家儒之所謂播殖百穀化而爲農家儒之所謂博記備言化而爲雜家源流一派爲害千載亦猶三統之弊或泰而愚或蕩而不靜或利而巧也固既躬爲史官已秉筆削自宜刮去諸子以扶正道設若好奇尚異志欲畢載其事亦當獨尊儒術然後附見八家今反齊書並列以爲等夷不其大謬哉彼司徒者生於儒術六官之一安可反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也果謂儒家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則司徒之官果可以包六經而括五常乎周公孔子建皇極叙彝倫垂于無窮爲百家法可止比於司徒之職乎噫百家之輕儒久矣秉筆者鳴鼓而攻之猶懼不勝況可借寇兵而資盜糧乎若曰後者譁衆媚俗流宕忘本

不可盡弃經籍自當研析是非品藻工拙取其合于道益于世者黜其離于經蠹于聖者又安可一貫善惡以毀損大教耶若以此而毀損大教則丹商之不肖可以累堯舜乎管蔡之爲亂可以玷文武乎是又不然明矣敢祛其惑以警後學

儒辱

泰山先生

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四郊多壘爲辱士以地廣大荒而不治爲辱然則仁義不行禮樂不作儒者之辱歟夫仁義禮樂治世之本也王道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爲哉噫儒者之辱始於戰國楊朱墨翟亂之於前申不害韓非雜之於後漢魏而降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爲事千萬其端紿我生民絶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禮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衆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之若彼也莫不爭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爲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於

是其教與儒敵雖並駕峙而爲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絶父子之親滅夫婦之義以之爲國則亂矣以之使人則賊矣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爲急則已若以爲心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况今之人與以之言小有所不勝則向以爲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其爲辱也大哉噫聖賢不生怪亂不平故揚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爲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則其夷蘊崇絶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甫其冠逢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得不爲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餘歲其源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奈何故作憫辱

大人論　　臨川先生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為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人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為至而乾之爻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也孔子曰顯

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与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万物而不窮用通万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盖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大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万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盖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勇惠　臨川先生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与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与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

悔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亦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眾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眾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之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見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愼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

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与傷惠無死傷勇哉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不朽論

公是先生

士之不朽者三所以本者一也德能服人則不朽功能濟時則不朽言能貽世則不朽雖然本之者德而已矣德者仁義忠信之謂也內著於其外達則有功也窮則有言也故德者本也功與言者末也處勢高名澤及於遠謀而世用之行而世信之則功必立處勢卑名澤不及於遠謀而世弗用也行而世弗信也則言弗著故功者以德為功者也非俗之所謂功也言者以德為言者也非俗之所謂言也俗之所謂功者規一切者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則有彊兵之功壞井田廢什一困百姓之力實府庫之藏則有富國之功以詭論為機以刑法為驅以君心為度以功利為御若是而已矣俗之所謂言務無用者也飾名數以干禮合章句以尊訓為要衍以詭俗務

名譽以激利大不可施於朝小不可教於鄉以靡麗為精以辯異為奇若是而已矣是以德也功也言也判而為三嗟乎君子之道所以隱也功非其功矣言非其言矣然而世猶貴功而尚言自以謂不朽吾未始知其誠不朽也夫世之主既无以明功尚言之端又因見世俗之功而趨之聞世俗之言而美之自以太上立德不可及也嗚呼則是以功尚言常必去德而獨存者也喪其本矣由商也孫吳也儀秦也揚墨也何可勝言哉

無友不如己論　韓魏公

或曰聖人之為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語載孔子之言也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然則必多乎己者既不可以為友優乎己者又安得而友諸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歟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

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已若而不可與之爲友矣曰人之求友也切磋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爲何益曾子聖門之高弟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況其下者邪且不然孝而知道得友而相成必趨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聖人而下所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曾子之云者蓋懼執之不固而失友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歟若顏巳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已若而棄之友中人猶且不爲豈聖人教人之意乎

致知在格物論　司馬溫公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

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夫鄙之且亦非不
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爲之逼於刑禍也况於孝者豈不
知仁義之美廉耻之尚哉以外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
如流水豈能安原憲之瓢樂顔子之貧乎動色之數毫末之害
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徇比干之死乎如此
則何暇仁義之思廉耻之顧哉不惟不思与不顧也抑亦莫之
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
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汩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
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况富貴之汩其智貧賤之翳
其心哉惟好孝君子爲不然已之道誠善也是也雖始之必然
藿如粱肉臨之必龍鑊如薺肉居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加
塗泥賂之以万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
一二如辨黒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
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以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

乎尊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帥之則天下国家何爲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述行

賢節先生

天動於天地之間皆道也聖人氣於道者也賢者形於道也始終往來而物無窮氣之謂也多寡虛盈各適其體小大咸歸其域形之謂也是無他明誠之異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孔子會而成之也其爲性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默知乎生矣五常其心焉爲教其跡焉此聖人之所以莫能得而及也奚爲而然盡其術也有四而以統之一也夫能渾其天發而全之既要立孝悌彌綸乎中和和而不愧乎古驗而能準於世洋洋乎向神明兼而不襲此聖人之德也然後發而文之爲言足以訓於人也裁而行之爲政足以宜於事也游而博之禮焉辨之謂之文學足以兩其能也是四術者錯雜而參行交於中而作於外

皆本乎道之粹也若夫幽明應感之變今古淳澆之教存身善民剛柔窮達之用皆斡旋而出于玆矣此聖之所莫得而及也至於賢者則勉而後中思而後得疊疊焉慮一日而失之或有所利或有所勉彊習之以至此上中之各異其分不能偕其通之稱也信乎道德仁義聖能方變以適其和賢者止周其身其博於外蓋寡矣楊雄曰聖人之道若天聖人多變而顔淵閔子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其是之謂乎嗚呼後之服儒者豈率有顔閔之性哉然未嘗篤行徇道求之內也徒貴言飾文而求之外也夫豈知聖人四科之旨哉果能內勉於行而外富於文則庶矣故作述行

制行論

賢節先生

自古聖賢之制行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始不異而亦未嘗異其所以異者見於應時之迹其未嘗異者本於道而已孔子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可者皆本於一道其或異者亦時

異焉耳觀乎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或爲木鐸或爲說鈴或不合或欲無言其躬道以應時出處語默曷執於一哉顏子之步趨言辯与之同孟子之所願則學孔子顏孟之道無不同矣然孔子稱顏淵則曰如愚公都子稱孟子則曰好辯其語默不同如此何哉顏子則不願仕孟子則千里而見王其出處不同如此何哉且顏孟之道本實一致大抵顏子務於因時以守道之常孟子務於行道以適時之變彼其如愚愚於道也彼其不願仕方且在陋巷而不改其樂非其務因時以守道者歟彼其好辯辯於時也彼其千里而見王終於爲卿於齊豈非務行道以適時之變而然歟雖夫子言道而回亦言道固未嘗一於默也有爲邦之問与焉夫孔子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惟我与爾有是夫則顏何嘗不欲仕乎其出處語默疑異於孟子乃所以爲同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實未嘗辯也与夫不見諸侯則孟子何嘗急於仕乎其出處疑異於顏子乃所以爲同歟然孔顏

孟之不同者在於因時設其為道則一而已矣

辨惑　　祖徠先生

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舉世人皆惑之以為必有故甘心樂死而求之然吾以為必無者吾有以知之大凡窮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莫貴於一人無求不得其欲無取不得其志天地兩間苟所有者惟不索焉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為仙漢武帝之求為黃金蕭武帝之求為佛勤已至矣而秦始皇帝東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吾知必無神仙也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法言論　　王校珇

經曰非先王之法不敢言聖人教天下之學者嘗先於言而言不可以廢於天下古之所以取人者始於德而卒曰敷奏以言蓋不得其言則不足以試其功也故曰有德必有言者是之

謂歟然而言雖以辨天下國家之治而施於天下國家則甚乎其不足以有為者何也曰此固不足謂之法言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出乎千世之右如揭日月於萬物之上而道之傳者得乎六經而已豈六經之用於天下國家而不足以有為乎蓋古之士窮之於已達之於人其言未始失乎道之先右者豈獨智足以明道哉方是之時朝廷之治得於視聽之習而其微也猶沐浴於聖人之澤則其法於言也孰謗而不入於此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夫姊之不可先於姑也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視其隕於上而不知其物也於是謂之隕隕而后知其石也於是謂之石視其石而后知其于宋于宋而后得其數故曰于宋五仰而視之其數六進而視之則鷁也過而過宋都故曰退而過宋都推詩春秋之言而知夫六經之中無不然也則古之所謂言者豈苟乎哉蓋通於訓詁之學者其言已能不失乎道之先后而況學聖人之道者乎所以

學之於事而應變周旋各得其適者言得乎先王之法也嗟乎后世之言往往失乎道之先後者豈非汨於俗之好惡而學不足乎甚者馳騖於筆墨之工以爭勝於利害之際不思乎一言之失不足以應萬事之變者可不惜哉蓋言猶不足以得道之先後而行之於身爲之於天下國家其能周旋各得其適乎孔子以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者爲士大夫之事冀使其盡得其先王之法言而天下國家之不治者愚未之聞也

正友論

曾國先生

庚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爲叛叩輪去金發乘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爲欺酈況之說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爲險其友爲之墮賊隕首覆宗廟祀而君子不以爲忍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爲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恩慮討議者爲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執爲如何而以子劫其急爲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

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
非衞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者
國而追之故又因事之區區者而學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爲至
重此孟子所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執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
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
又有輕重焉則非逮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
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于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
猶復毅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爲天下之至惡自是
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蠛也豈不愈甚
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爾君使己誅其友
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則贖之
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亟之不可以執戈友爲不善則如
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
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

其友使君至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亡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爲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爲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惟朋友爲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豈獨友哉嗟乎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亂其一曰師其所以爲教者五而世抑其一曰友

禍福論

魯國先生

昔人談禍福者固嘗居之善惡矣然其効可睹也其始曰爲善者必得福爲惡者必得禍取報於天如探左契於是天下之人悚然而畏然爲善者果得福乎爲惡者果必得禍乎是皆未可知也言既不效則還

戚其說曰為善者非遽有福也要之而後吉為惡者非遽有禍也要之而後凶譬之果穀要得其獲於是天下之人憮然而疑今君子長者子孫苗裔不為少矣而果吉乎蠹民害物專門為惡者古亦衆矣而果亦凶乎是亦未可知也既又不効則復遷就其說曰為善者得福常多不幸而抵禍者或寡矣為惡者大槩得禍幸而免者亦時時有之於是天下之人啞然而笑今所謂常得者果多乎所謂幸不幸者果少乎是未可知也自始至此三易其說而言輒不効則民益解體而矯激之論生焉曰為善者又得禍為惡者又得福自漢以來嘗有是說然蹈道者豈盡得禍乎姦佞險賊不忠不孝者豈盡得福乎其効亦可睹矣吾意以謂禍福出於天善惡出乎人二者不相為謀如五星散行而有時乎相值人見其適相值也而遂引以為常此不可謂合於理矣今世或為善而溘然死有禍福其為惡也亦如之天為善不為惡者亦如之要之不可測善乎楊子之言曰修其善

者負爲善人修其惡者負爲惡人善惡之報惟是爲有證易稱積善餘慶詩言自求多福書言福善禍淫孟子言禍福自已求之彼非有失也有爲而然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七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八

論著

聖道類五

通書　　濂溪先生

誠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二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

神

聖三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愼動四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道五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六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
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師道立矣師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七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思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
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
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
凶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九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
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

於令名

化十

天以陽生万物以陰成万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義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順聖德修而万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豈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治十一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礼智四者動静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十二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然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万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後樂

務實十三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未著者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惡也 一作大）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十五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万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万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弃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变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万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十七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十八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十九

厥彰厥微匪虛靈一作弗瑩剛善剛惡柔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万為一一實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顏子二十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

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
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
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二十一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
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
得也已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
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過二十二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
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二十三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

乎人也何尤

文辭二十四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二十五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不復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二十六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

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二十七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非（一本無非字）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二十八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二十九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尒

陋二十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藴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擬議三十一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三十二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即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万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变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

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三十三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三十四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方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与天地參而四時同者其惟孔子乎

蒙艮三十五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止一本作而靜也汩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九

論著

聖道六

正蒙書上　　橫渠先生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大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即氣

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相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

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

不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以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表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常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常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回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而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

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行此數 此行陰陽之氣而已 矣辨本有此一段）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

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

氏銷礙入空寂若指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与始学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

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
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
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
焉爾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
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
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
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
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
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
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禀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擧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

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
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
於見聞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
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
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
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
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
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
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

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氷者歟夏蟲疑氷以其不識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

謂神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

起安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志學然
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
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
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唯責己
一身當然爾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未踐成法亦不陷於惡
有諸己也未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
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惡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
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

仁為甚矣見過而内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仁必歎曰已矣夫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究求皆其義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

能兩端之盡也敎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小大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九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十

論著

聖道七

正蒙書下　　橫渠先生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

方體然後能無我

礼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万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既非矣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必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万

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與不吝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

獻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尊吾終舜且德故不敢
不變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
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
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
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
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罰也立賢無方
也如是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全天下莫非
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止惟儀刑文王當賞其契天德而萬邦信
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爲

有中國嘿順帝則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于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容於仲尼非天命邪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

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

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
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
而豈徒哉蔡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而如匏瓜不
食之物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
之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
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
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
已下皆知散入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
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既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與同者矣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邦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一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君子命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命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命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為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怨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跡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設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貳以者蓋異故曰跡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為表記所謂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從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無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常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稟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大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辯說務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本云深於易矣）天下

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勉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從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顙躁人之象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艮一陽為主於
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
明之義也
不終日貞吉言守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見於
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故終日必知幾而
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
而往有功也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靜之動也無
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
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
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首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訝疾蹈厲者太公之事乎詩亦有雅雅亦正也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諱謫諫之巧也

象舞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舞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勺）與己之事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
化育之一端歟
以繪實秉稱或文或質若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
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
其材守雖同其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
材赤黑者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
所謂欲及時者歟
卷耳合且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愁
出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綢直如髮
象君子於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苟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
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仕者亦不能無大簡之譏故
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强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

武者異矣
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又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恩兄弟
之愛以權貫合宜義主在表著臨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
制作存已情而加之使左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漸漸之石言有家自溺於涉波矣家之貧途或庇其常性也今
家足皆自相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
故次五事已正然後找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至必昏故次
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證然後疑決故次庶證福
極證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
之權過中而合宜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
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

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之
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疏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
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
以惇敘九族庶民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
明之然後遠者可以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
若孔氏之注愈（一作先 一本得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雋牧與義民
治其則俊民用微（一本與字作與下有一聯）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
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
與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
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享者去尊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皆以觀享亦對享秋冬

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犆嘗然物舊諸侯礿犆子祫天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將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文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庶子未祭殤與無後者注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

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
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觀

圩門

殺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
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
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
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大夫之室老及
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
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侯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
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以其長者也
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
一命爲可知

賜府使自其屬籍也若卿大夫以窒老士爲貴乃未敢欲賊不得目其士也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乾稱篇第十七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